

末路日本

南国太平记^上
なんごくたいへいき

凡意译

NAOKI SANUGO

直木三十五



七曜文库



凡意译

南国太平记——末路日本①

南国太平记

末路日本・上

咒杀怪谈

高高的树梢上几片新冒出的叶子，伴随着早晨柔和的微风、和煦且明媚的阳光，肆意地摇摆着。可是这种喜悦也只是属于新叶罢了。就在这郁郁葱葱的大树以及早已枯朽的老树下的背阴处，灌木丛密生、杂草漫布，它们在这阴暗的环境中是无论如何都开心不起来的。

树林中，时不时有樵夫和猎人通过的小路上，透过草丛还勉强可以看到地面上微微泛红的土壤，而其两侧，树枝、杂草却早已漫过了人的胸部，有些甚至都肆无忌惮地触到了人的脑袋，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，纠结着、疯长着。

就在这条小路上，在灌木和一堆杂草上，一前一后探出两个人的身影。他们头戴斗笠，随着步伐的移动，斗笠也跟着一上一下地晃动着，时而遮住了肩膀，时而又将其露出来。从斗笠上涂满油漆、呈扁平状的样子来看，二人的身份应该是武士无疑。走在前面的人，大约六十岁，白发冉冉。紧跟

在后面的恐怕就是他的随从吧？他的肩上绕过两条绳子，两端分别紧紧地系着垂在腰间的大木箱子。两人均身着白衣，并在外面套了一件黄麻制的袍子，衣服下摆轻轻地掖了起来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副深蓝色的绑腿。

老人一边用手杖拨开左右碍事的杂草，一边小心地将草捋顺了轻轻推到两边，紧跟着的随从也像主人那样，一边注意着前面的杂草，一边快速地跟着前行。

这位老人其实就是岛津家的兵法家（这里指的是日本一种会施诅咒术的术士）加治木玄白斋老先生，而随从正是他的得意门生和田仁十郎。想当年博士王仁将得到的兵法秘籍《军胜图》秘密地由大江家传给了源氏，而作为源氏末支的岛津家就一直继承着此种兵法，现在所说的玄白斋老人就是得到这本的人。

作为一种口传秘诀，该秘籍还未被太多的人所熟悉，其实它也是一种以医术和祈祷为基础的咒术，或者说是镇符术的一种。所以，玄白斋先生作为一名修道者也从中得到了不少药学知识，于是他让岛津家的重豪开了一间草药店，并请来西学医师静海做藩医，负责从事《阿兰陀本草和解》及《药海镜原》的翻译。而自己却因为对草药感兴趣，隐居五六年之后，每逢初夏到秋天，总要进山去观察一段时间。

前面的草丛突然开始剧烈地摇摆起来，同时传来清晰脚步声。玄白斋用手杖撑住地站住了。仁十郎也是一副谨慎提防的神情。不一会儿，面前就出现了一位猎人，他手持铁枪，

胳膊下面夹着看上去很重的猎物。猎人看到他们二人，眼睛微微往上看了看，那双眼睛此刻变得又红又肿，溢满了悲伤。夹在他腋下的野兽头已经掉了。

伤口处，血早已凝固，颜色也变得黑乎乎的，毛皮和血黏在一起硬邦邦的。猎人在他们面前不远处停下了。他站在一边给二人让路，同时还鞠了一躬表示礼节。玄白斋看着没有头的野兽和猎人的眼睛，心中满是疑惑：

“请问，那是？”

听对方这么一问，猎人又垂下了眼睑，万分痛苦地看着腋下的野兽：

“这是我的狗啊！”

“您的狗——那为什么没有头了呢？”

猎人没有立刻回答。他慢慢蹲下来，把铁枪放在草丛中，然后把狗慢慢放在地上。那条狗的腿蜷在一起，像极了一具干尸。二人这会儿才发现，这条狗不光脖子上有伤疤，而且一直延伸到其胸前的位置。

“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，居然下手这么狠毒。武士大人，昨晚就在那边有石头的地方，有人点火。我的狗看到后就叫喊着冲了过去，后来发现时就已经成这样了……”

猎人俯下身子，颤抖着哭了起来。

“这是一条非常忠诚的狗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陪在我身边，我舍不得丢掉它，想着把它好生埋葬在院里呢，

于是就这样带着它回来了。”

说话间，玄白斋先生一直一动不动地盯着这条狗。

“是应该好好地埋葬它。”

说完，他起身冲仁十郎递了个眼色，两人就起身又开始匆匆赶路了。

“你们一定要小心啊——说不定是天狗大人在作祟呢。”

猎人伏在草地上，大声说道。同时再次冲二人深深鞠了一躬。

这条小路并不算很陡峭，但是却不得不以攀登的姿势前行。玄白斋弯着腰，重心放在手杖上，但是眼睛却在不停地注视着左右的草丛。没过多久二人就登上了小一町，左手边可以看到广阔无垠的湛蓝天空，天空下面是杉树多年长成的枝干，茁壮而笔直地耸立着。那里有一小块狭小的平地，山谷间唯一突入眼帘的那块石头，就盘踞在那个位置。

玄白斋老人一边做着深呼吸，一边使劲伸了伸弓了许久的腰，透过茂密的杉树可以看到鹿儿岛湾里蓝盈盈的水，真是让人心旷神怡。玄白斋老人情不自禁地笑着说道：

“真是好风景啊！”

说着，他慢慢朝那块石头走过去。然后默默地看了一眼蔚蓝的大海，就将目光落在了石头上，他脸上那份欣慰的微笑也在一瞬间消退了。随后就谨慎而迅速地将石头和其周围查看了一遍。

“确实有烧过火的痕迹。”

仁十郎并没有附和师父的话，相反，他蹲下去开始捡那些落在附近地上烧过的柴薪碎片。

“和田——你看看这是不是乳木（向佛祈祷时焚火用的小片木柴）？”

和田伸手接过师父递过来的东西，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很快就得出了结论：

“是桑的木片。”

在兵法家那里，他们管那些一折断就会有乳汁状的东西流出来的乳木叫作桑或者柏。

玄白斋老人把脸贴近那块石头，岩石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。

“和田，你过来闻一闻。”

仁十郎听了师父的话也凑了过来，他伏在岩石上，静静地闻了一会儿。

“是安息香（也是诅咒时要用的东西）？”

他回头看向师父。玄白斋老人把手伸到别的石头上蹭了几下，然后放到鼻子边。

“还有龙脑的香味。”

和田又走到这块石头跟前闻了闻。

“确实是龙脑。”

他回答说。

“需要来点盐。”

玄白斋用指尖蘸了一点盐，轻轻地涂在岩石上。仁十郎朝岩石下面看了一眼，像有什么重大发现似的，迅速弯下身子，伸出胳膊。然后好像往外拽什么似的，一边用劲，一边示意玄白斋。

“师父，这下面有蛇皮——”

他大声喊道。玄白斋一脸严峻。

“有没有人的头发？”

仁十郎又低头在附近找了起来，然后起身冲师父摇摇头。

“没有啊，那算了。”

二人面对面，有那么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。玄白斋仔细地检查着曾经燃烧过的这块岩石。

“和田，你仔细看看，这块石头的形状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？”

“石头的形状？”

“嗯……好像有点像钩召金刚炉（诅咒祷告时要用）的东西。”

和田看了一眼岩石，然后又看向玄白斋，等着师父的反应。

“确实很像啊。”

师父肯定了他的答案。

“有司（地方长官）已经前去江户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玄白斋闭上眼睛，思考了一阵后接着说：

“据《阿毘遮鲁迦法》记载，曾有人使用愤怒这种咒，即‘谄媚+妒火’来祭奠曼德迦明王，最终将人致死。而如今世间知道这种法术的只有有司一人。”

玄白斋低声说着，看着和田的眼光却在这时显得分外锐利。和田在这种眼神下觉得很不自在，仿佛自己受到了责难似的，深深低下头。

“你把这些东西都捡起来带回去。”

玄白斋抬了抬下巴，示意和田把岩石上的木片、蛇皮等收起来。和田乖乖地照做了。

“记住，此事不可外传。”

老人耐心地叮嘱徒弟。突然从下面传来一声惨叫，声音凄厉无比，仿佛不像是人发出来的。声音只响了一下就停住了。

二人互相看了一眼，立刻将全身的注意力集中到耳朵上，做好准备。到底是什么声音呢？只要再听一遍二人就可以判断出个大概来。他们就这样默默地等了一阵，声音没有再响起来，二人又互相望了一眼。这时和田开口了：

“听上去似乎是被刀或什么砍了似的。”

玄白斋没有说话，只是径直朝下面走去。

“要小心四周，万万不可大意。”

玄白斋试探地踩了踩脚下的碎石，提醒和田说。

“刚才会不会是那位猎人呢？”

“说不好啊。”

深山里除了两个人的脚步声以及杂草划在身上刺啦刺啦的声音外，一切都沉浸在死寂中。在刚才那声响亮而又凄惨的声音之后，转眼间又陷入了可怕的寂静中。

二人慢慢走近声音传来的地方，停下脚步四下张望着。

“应该就是这一片吧。”

玄白斋小声说，然后回头冲着和田说，

“找找看吧。”

和田从肩上卸下采药的箱子。

“凶手可能还在这附近，千万要小心。”

玄白斋站在药箱子的位置，嘱咐和田。他极其小心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，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回头看一眼。和田一边用手杖分开两边的杂草，一边慢慢走近阴暗的树荫下。玄白斋又接着说道：

“应该就在这条小路不远的地方。”

和田点点头，开始以小路为中心，仔细地检查着周边的草丛。整个人在林子里闪进闪出。不久，就完全看不见了。

“师父，是刚才的那位猎人。”

和田从小半町的草丛中探出头来，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沉着。说完后就开始返回来，身后的斗笠也随之有节奏地晃动着，一会儿遮住了肩膀，一会儿又完全露出来。

二人从小路的位置看过去，隐约能看到猎人后背的和服。走近之后，四周飞起一片虫子。尸体就那样俯卧在草丛中，

阳光透过树的缝隙斑斑驳驳地照在尸体上。

死者的和服一直从肩膀扯到了后背的位置，伤口已经结痂了，血凝固成黑红色，惨不忍睹。肉缩到左右两边，肩上的白骨也清晰可见。猎人的和服、脖子和身子下面的草都被染成了黑红色。伤口上面的牛虻伏在那儿一动也不动。

“他的狗还有铁枪呢？”

玄白斋先生将死者的头发捋向一边，然后端起死者的下巴，仔细检查了一遍，起身对和田说：

“他应该是从小路逃到这里来的。”

和田回头看了看小路，快速走了两三步，说：

“大概从这个位置吧——”

和田低声说了一句，用手杖将左右的杂草拨到两边。

玄白斋老人用手杖轻轻挑开死者背后的和服，眯着眼看了一会儿伤口，然后又用手杖蘸了一下有些凝固的血。这时和田说道：

“师父，我找到了。”

他站在小路附近的草丛中看着师父。

“从血液还没有完全凝固来看，应该是刚受伤没多久——对方是用刀将他杀死的。而且一定是个身手很矫捷的人。”

玄白斋的声音很低，乍一听仿佛自言自语似的，但是目光却紧紧地看着和田。和田回应道：

“凶手应该还没走远，咱们不如找找看吧。”

话音还没落，师父就接着说道：

“即便咱们真的找到了，那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应付的对手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玄白斋的眼睛、嘴唇上都分明透露着决心和判断，这种决心和判断闪耀着，坚定地结合在一起。

岛津家世代流传的咒术，曾是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绝密之术，但它却是根据大悲、大慈的佛心创出来的，是一种正统的独门秘术。而与此相对，那些怀抱私怨、采用咒术将一两个人咒死的法术却是咒术的邪门之作，而且一般来说功效并不是很明显。为了正当的目的采用咒术是符合常理的，比如，在战场上用咒术杀死对方的一员大将，并由此使战争获得正义的胜利——那么通过这场战争最终不仅会挽救一个国家或一个番邦，甚至会使天下苍生获得最终的解脱——简单而言降伏术的最根本精神就在于去除“小虫”，辅助“大虫”。

因此，所有的术人对外总要表现出一副愤怒无常的样子，他们会不停地残忍杀生以祭神佛，更有甚者在必要的时候会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佛。因为他们的心中都抱定了一个坚定无比的信念，那就是降伏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，而那些活活被杀死的祭祀品则会化为佛。

正是由于这种奇特的信念，术人们总是一副精神昂扬的样子，他们的思想活动和思维是常人无法理解的。他们为了正义就必须表现出小小的怨恨，要坚持信念。

历代的兵法家都要经过这个伴随着漫长、巨大、深刻的

苦痛的修法过程，只有这样才能最终领悟秘术的根本含义。我们所说的加治木玄白斋也不例外。无论从他的智慧、知识储备量还是从他的人格来看，他都不是一个轻易会对别人怨恨，并且随便就给人施咒术的愚笨之人。凡是那样做的都是不谙咒术要领的人。

“咱们不去采药了吗？”

看着玄白斋突然转身朝着来时的路返回去，和田在后面不解地问道。

“不采了——这就回去吧。”

玄白斋说完，也不再注意左右的草丛，开始小步快走起来。和田似乎对师父的转变有点适应不过来，他还是认真地左看看右看看，耐心地注意是否有药草长在其中。他用手杖探着草，安静地跟在师父的后面。

树林渐渐变得稀疏起来，不一会儿，二人就到了山口的位置。右前方就是樱岛了。初夏明朗的晴空罩在樱岛的上面，烟囱里的炊烟袅袅升起，一片祥和温馨的感觉。

“仁十！”

“在。”

玄白斋喊了一声徒弟的名字，但很快又默不作声了。

“师父——您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“嗯，有情况不一样。”

玄白斋好像在思考着什么，断断续续的话让和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莫非，有什么不妙的事情——”

“嗯。我觉得一定有人在策划着什么阴谋，但到底是什么却让人一时难以琢磨。”

玄白斋说完这些，猛地转过头，问道：

“你近来有没有见过有司大人？”

“一直没有啊——”

“没有听到什么传言吗？”

“只是听说他去江户了，其他的就没什么了。”

牧仲太郎是玄白斋先生的继承人，玄白斋自从把有司的位置让给他以后，就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。

“说不定，有司他——”

玄白斋低声说了一句。

“有司大人他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玄白斋摇摇头。

“和田，今天的事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。”

说话间两个人就来到了街道上，玄白斋仿佛还沉浸在思考当中，踩着小碎步快速地走着，完全不注意周围的情况。和田紧跟在师父的后面，一想到这么多年来无论遇到大雨、大雪，天气如何恶劣都没有中止过采药的师父，今天突然就这么回来了，他的心里很不安。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件了不得的大事。

除了有司以外，这世间应该没有人还会那种降伏术了啊，如果这是有司的任务，那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又是因为谁呢？

玄白斋只是一味地想着，丝毫没有注意到险路也没有注意到自己早已走出了汗。

如果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话，这将关系到岛津家的兴衰成败。

玄白斋想着心事。

岛津家的主人也就是齐兴的祖父，名叫岛津重豪，是个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。想当初德国医师西博尔来江户行医时，他是第一个去拜访的。而且，后来还在大崎村成立了药园，随后又陆续成立了习武馆、造士馆、医学院、天文馆等。那么在这基础上，地处南国的偏僻鹿儿岛，能有多大的发展呢？

他自己本人还编写了《琉球产物志》《南山俗语考》《成形图说》等著作，积极聘请洋学者，让鹿儿岛的文化一度焕发出新的光彩。当然，每件事情的完成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做保障。

此外，重豪本人还非常厌恶国内残留的那些野蛮风俗，他亲自叫人仿照吉原的样子，在鹿儿岛建立了一条烟花巷。而建立洋学馆也是自己亲自购置了大量的洋玩意儿。据说，也正是因为这些举措，到最后他的手边就连数额最小的一块金币都没有了。

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，武士们纷纷卖掉了自己的刀鞘、